

记忆中的 白 鸽 花

叶 辛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叶辛知青作品总集

YEXINZHIQINGZUOPINGZONG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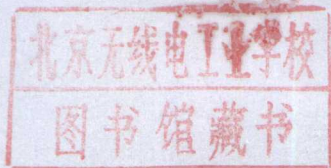
不知不觉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了。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

记忆中的 白鸽花



200706815



叶辛 著

叶辛知青作品总集

YEXINZHIQINGZUOPINGZONGJI

广东旅游出版社

I247.5/1017

记忆中的百鸽花

——一代人的青春·叶辛知青作品总集（卷四）

叶辛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510600）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郊狮岗）

850×1168毫米 32开 13.25印张 296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521-983-4

I·345 定价：21.50元

总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不知不觉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和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叠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近百集。

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称，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插队落户三十周年。

三十年了。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

1994.5

的剧本，不由得我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到过的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是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一千四百万，有的说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侮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但是，时间仅仅只是过去了一二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也不会忘却。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签名售书的那些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总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长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经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六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凜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汇聚拢来竟有七大本。今天，广东旅游出版社借三十周年之际，把所有这些书冠名为《一代人的青春》系列推出，无论是对于我，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对于知青的下一代，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今年的八月十五日，气温高达39.4℃，是上海有气象记录一百多年以来最热的日子。贝塔

斯曼书友会邀我去，给读者做“从《蹉跎岁月》到《孽债》”的演讲。由于天气太热，德方总经理艾科一再抱歉地向我表示，天气太热了，这是事先没料到的，很可能听众会较少，请我原谅。可是到了时间，七百多人的场子座无虚席！连他也发现，那天的听众不象以往他们举办的讲座，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来的听众和我年纪相仿的较多，青年男女来得格外集中。讲演完毕，书友友们怀揣着以往历年来购买的我的的一本本新新旧旧的书，排着长队让我签名。其中有一位带了满满一书包，我看了一下，在我已经出版的四十几本书中，他几乎买到了一半，有二十多本。但他还是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我想，《一代人的青春》七卷本的出版，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们的欢迎罢。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达到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无尽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是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宏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

知识青年的三十年，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今天又来叙说这一段往事，叙说关于昨天的话题，为的是更好地着眼于今天，迎接愈加美好的明天。愿《一代人的青春》丛书的出版，能给历史留下一道印记。

一九九八年九月

内容提要:

爱与恨、美和丑；真与假，情和欲的剧烈碰撞，始终贯穿在漫长而又短暂的知青岁月里。记忆中的白鸽花，是一缕思绪，是一份寄托，更是年轻一代憧憬美好未来的象征。情感的嬗变仿佛经历了血与泪的洗礼，苦涩的青春也令人产生几多的回味和咀嚼。

泛滥的樱桃湾

金秋舞会的音乐又响起来了，从铁门栅栏望进去，一对对舞伴在乐曲声中蹁跹起舞，轻盈而又潇洒。从舞场中心拉向四边去的一条条彩带，在绕场彩灯的映照下，绚丽夺目，很有点儿节日气氛。

多欢乐的场面啊！真感谢体委的同志干了这么一件好事。虽然真正下场子跳的还不足一百对，使这偌大的旱冰场里显得有些疏落。但瞧瞧吧，买了票进场，站在旱冰场四周观望的人，有多少啊，把四周所有的空位置都占满了。

热心的高家伯妈不也是这么说的嘛：“不会跳，去看看也好嘛！主要是借这个机会，同人家姑娘接触，有个互相了解、熟悉的地方。双方都中意了，一道下场子学着跳，更好！”

好是好。只是，舞会开场都已经二十分钟了，她为什么还不来呢？

我手里拿着高家伯妈塞给我的两张舞会票，还有一张《人民日报》，这是我同女方相认的标记。她要是来了，红色手提包口，也该插着一张同样的报纸。

没有拎手提包的姑娘走来，更没人带张报纸进场，我有点

怅然若失地在城南旱冰场的门口徘徊着、徘徊着。

看起来，我的恋爱注定了是不会顺利的，大学毕业以后，经人介绍同我相识的姑娘，少说也有十来个了，可一接触下来，不是我嫌人家丑、嫌人家浅薄无知，就是人家嫌我孤傲、没有热情。有位姑娘在同我接触过两次之后，让介绍人传过一句话来，说我不是人，是“冷水壶”，直让我伤心了一个多星期。天地良心，这位姑娘长得纤弱娇美，又是工厂里的描图员，我对她是有几份意思的。可为啥，人家偏偏……唉，怪只怪我的性情太孤僻了。

今晚上这位，据高家伯妈讲，也是十分理想的姑娘，不论是相貌、家庭背景、经济收入、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令人羡慕的。只是，她为啥还不来呢？

音乐声停息了片刻，重又奏了起来。这回是节奏明快、深含感情的“哦，卡罗！”

我不由得焦灼地仰起了脸，朝着通市中心的那条林荫道望去。倒不是我把那位还没露面的姑娘当成了情人。而是我在忖度，到了八点钟，我还该不该等下去。孤零零地站在大铁门外头，听着舞场上传出的乐曲和欢声笑语，实在不是个滋味。

有个人从我身后走来了，来得那么近，我满怀希望地一转身，哦，不是，她没拎红色提包，更没带《人民日报》，倒是同一个头十岁的孩子双双走来。她不是我要等候的人。

我自自然然地把目光错开去，心里在怪自己转身转得快了一点。刚把目光错开，我忽又觉得，这带着孩子的妇女，似在哪里见过的。是在哪儿见过呢……

“唷，这不是达非吗！”

我叫钟弘思，小名叫达非。在这内地省城的马路上，竟然

有人叫出我在上海青少年时代的小名，让我大大吃了一惊。

我定睛望去。这是一张中年妇女的脸，舞场里映出的灯光似在她脸上镀了层釉，红润润地泛着光。她有一双大大的黑白分明的眼睛，目光柔和温顺，即使没戴眼镜，但从她费劲地眨动着眼睫毛瞅人的神情，也能看出她是近视眼。她在微笑，五官端正的脸庞显得平平常常，太平常了。可就在她微笑起来的这一瞬间，我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

“你……你是、是邵苓？”

“认不出了？我真老得那么快吗？”她淡淡一笑，情不自禁伸手拂了一下后脑勺上的发梢。

“呃……哦、哦……”我愣怔着，一句话也说不全了。模样儿势必是挺滑稽可笑的。

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惶惑和狼狈，重重地盯我一眼，安抚般把话题岔开去：

“你在这里干啥呀？”说着，她转过半边脸去，目光在墙上巴的舞会海报上停留了片刻。

“等……等一位朋友……”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女……女朋……”

“这么说，”她惊讶地扬起了两条短短的，并不秀气的眉毛：“你还没对象？”

“嗯。”我象只泄了气的皮球被踢进了墙角落，答话的语气轻的只有自己才能听见。

也就在这时，我懊恼地瞪了她一眼，她为啥一见面就问出令我如此难堪的话题呢？但一眼看到她目光深处露出的忧郁的、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的气恼亦随即消逝了。

仲秋夜的暖风吹过来，我们俩伫立着，一句客套话也憋不出来。早冰场里，乐队奏出的舞曲，带点喧嚣地直刺我的耳朵。

和邵苓同行的男孩子使劲扯了扯她的衣襟，她惶悚地用眼角瞥了他一眼，然后面向我，脸上浮起勉强的笑，柔声对我道：

“达非，你现在住哪儿？我有空去看你。”

我东摸西摸掏出一张纸，给她写下我单身居住的地址。

她接过地址，局促不安地向我道了声别，拉着孩子的手，匆匆地拐过一个弯，沿着环城路走去。

我不由自主地望着她的背影，逐渐逐渐消失在环城路尽头的梧桐树阴影里。

八点过五分。

我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手里两张金秋舞会票，被我撕成碎片，撒落在地上。作为相识标记的《人民日报》，也被我折迭起来，塞进了外衣口袋。

遇见了邵苓，我再也没有等待那位姑娘的心思。幸好她没有来，要不，我真不知自己将会以何种面目对待她，也许还会惹出一场麻烦，让热心的高家伯妈难堪。

我信步顺着林荫道走去，脚不时踩着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响。白天下过一场大雨，风雨刮落下无数张枯叶，清道工没有及时把树叶扫去，走起路来挺费事儿。一阵风吹来，有一张树叶被风拂起，巴在我左膝上，我都没想到把它抖落下去。

前面是一幢半年前竣工的六层楼宿舍，现在每一个单元都住了人，差不多所有的房间里，此刻都开着灯。我记得，仅仅只是在两年前，这一带还是整片整片不堪目睹的两层楼住宅，

薄板房，纸筋石灰糊壁的小木楼，自建的平顶水泥屋，高高低低，凹凸不平，这家的门紧紧顶着那家的窗户，那一家的屋脊又紧压着第三户的阁楼。而如今，这一切全让六层楼宿舍代替了，一排排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把半边马路都映得亮堂堂的。从一家三层楼的窗户里，传出了行腔从容、吐字清晰的歌声：

昨天，我的烦恼好象一去无踪，
可现在又仿佛停留不去，
啊，我相信昨天。
突然，我好象失魂落魄，
有一个阴影笼罩着我

… …

平时，我是无暇倾听这一类流行歌曲的，这会儿，无意间听到的这几句歌词，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

不是嘛，之所以会对介绍给我的对象横挑鼻子竖挑眼，之所以常常在与姑娘幽会时心不在焉，之所以让人觉得我象个“冷水壶”，都是因为有一个昨天的阴影笼罩着我，都是因为邵苓，常常会象幽灵似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牵萦着我的情思，使我情不自禁的把每一位新相识的女性和她相比较。而一作比较，我往往会对新识的姑娘涌起一股说不出的腻味和厌烦情绪，我往往会… …哦，昨天… …

昨天，爱情是多么轻易和有趣，
而现在我却要躲躲藏藏，

… …

这多么象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一阵颓丧随着歌声袭来，我茫茫然地走着，走着，巴在膝

上的树叶不知啥时落下了，我竟然没觉察。

是的，我和邵苓……这是一个奇特而怪诞的故事，但它恰恰又是那么真实可信，象烙印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

插队落户时，我在煤窑上当过一阵会计。大约是我太认真负责了，大队主任给我调了一个比会计职务更清闲的工作，去樱桃湾旁的斗篷山上看守菌棚。他咧开大嘴，笑微微地扳住我的肩，既象是鼓励又象是恩赐似地道：

“去吧，你一定会干得很好的。象在煤窑上当会计一样，得到大伙儿的赞扬。”

听了他的话，我是高高兴兴地扛着铺盖卷儿，带一支我还会打的猎枪，到斗篷山岭腰间的菌棚里来的。只要大队主任说我表现好，其他人怎么讲我，我就不再乎了。我是个上海知识青年，到五千里之遥的偏僻山寨上来，为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农村大学的毕业证书。一旦有了机会，我就可以进工厂、当商店营业员，或是被推荐去读书。要是大队主任说我不行，那么，我这一辈子就决无出头之日了。

倒不是我爱啰唆，在大队主任正式调动我的工作之前，我们知青点集体户里，消息早传开了。有人说，我这个人办事太死板，把寨上有权势的人物得罪了，非倒霉不可。有人说，瞧着吧，达非这会儿准要给调离煤窑，仍旧和大伙儿一块下田土干活，甚至还会给派个更苦的活呢。知青之间讲话不避忌讳，好些话是当着我面说的，弄得我好几宿都睡不好觉。说穿了，我啥坏事也没干啊，有一回队长去煤场上拖了四马车煤，我照

规矩给他记在帐上，以便秋收结算时，给他扣除煤款。还有一回大队会计的小舅子，人称“烂母狗”的范效龙到煤场上来借款，开口就要三百元，这不符合大队会计亲口给我定下的规矩，我婉言拒绝了。那小舅子也识趣，既没跟我闹，也没同我吵，只是嘻嘻朝我笑着点点头，就回去了。可寨子上偏偏有人说，我这人办事不灵活，不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非给人家把煤窑会计的职务抹去不可。我的心头，也被人说得忐忑不安起来了。

这回好了，煤窑会计职务虽然抹去了，可派给我的活儿，比当那随时可能得罪人的会计更舒适——看守斗篷山岭腰间的菌棚。

在我插队落户的斗篷寨团转山岭里，盛产各式各样的蘑菇香菌，可好吃啦！雨天不出工时，我们这帮好嬉好耍，还不脱学生气的知识青年，常常会呼伴结伴到山岭上，青杠林子里去捡新鲜的菌子，插队一年多了，我们都能认出些菌类来了，啥子鸡丝菌、冬菌、山塔菌，种类多着哪！特别是在那整年累月让轻纱似的雾岚萦绕着的斗篷山上，更是遍坡都能见到菌子，俯拾皆是。我们仅仅插队一年多，竟全都吃厌了！

年年农闲时节的冬末春初，斗篷寨上出工干活，就是捡菌子。捡来了一提篮一提篮、一背兜一背兜的香菌，全部都铺展在菌棚里阴干，据说这么阴干，要比太阳晒干、比用火烘干，味道鲜美的多，也醇的多。

我新被派去干的活，就是守着一溜三大统间菌棚，防止坏人偷盗，防止野兽进去屙屎拉尿糟塌菌子。遇到晴和风顺的日子，我的任务就是把遮着竹篾壁斗的草帘子掀起来，让阵阵山风透过稀疏的篾缝吹进去。可以说，这活路轻巧极了，比起一

刻不能离开的煤窑会计职务，更是松闲舒适得多。

原先，这个活是斗篷寨上那个蹚腿的白胡子老汉在干，听说他从合作化那年就干起的，一直干到去年。什么预感也没有，蹚腿老汉在过新年时，喝着酒喝着酒，陡地一翻白眼，仰面朝天地倒下去，死了。寨上的人都说他有福，临死在喝酒，是个饱腹之人。我接手看菌棚之前，斗篷寨上是一家一户轮流看菌棚。这一轮流不要紧，棚里的菌子却是一天少似一天，于是乎斗篷寨上的大、小队干部们，想到了我。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知青，不会往集体户里偷菌子，更不会私自拿了干菌子去收购站卖，要是一卖，准会被发觉。

这个美差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头上。

开头几天，我真是满足，真是悠哉游哉，建在岭腰间的菌棚，离斗篷寨有十三四里山路，开春农忙时节，寨上人哪个也不会跑到这儿来，天地之间就我一个人，真可谓天高皇帝远，哪个也管不到我的脑壳上。我可以尽情地散步，尽兴地看书，或是拉开我的嗓门，唱几首我喜爱的歌，并且可以不必担心这些歌是不是属于封、资、修的黑货。因为除了我自己，倾听我歌声的，就是山山岭岭间的雀儿和草丛里的野兔、松鼠、小虫子了。

可是开初三四天一过去，我就发现看守菌棚这活儿并不似想象得那么富于诗情画意了。首先是夜晚不好消磨，特别是雨天的夜晚，天早早地黑尽了，我的那一小间紧挨着菌棚搭起的小茅屋里，冷飕飕的，非得烤火才能坐得住。可一烧火，满屋都是烟，呛得人眼睛、鼻孔、嗓子眼里都不好受。我毕竟不是道道地地的农民，烧火技术也不佳，火星子满天乱飞，万一溅到茅屋顶上烧起来，那可不得了。不烤火，呆坐着又冷，唯